
鈐山堂集

[illegible]山堂集卷第十九目録

序

鈐山堂集卷第十九

序

文華盛紀序

文華殿爲我　朝　列聖講學之所　皇上懋崇正學愼徽彝典顧殿之東室舊設佛像乃命撤去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數聖人製主設位而祠焉冬十二月丁丑惟泰安之期夜漏四十刻上親奠告輔臣禮卿講讀儒彥咸須在列籩豆苾芬鐙燭粲輝仰瞻在上如數聖人復生既　上御西室天顏睟怡　玉音煥發進諸臣而諭之曰朕奉聖

師以爲景慕進修之地然啓沃交修實望于卿等罔
朕棄於時諸臣咸欣踴感奮自慶千載一時之遇
禮部尚書臣時退則恭録 聖製祠告之文祗承之
諭及諸臣陳謝之疏刊爲書以昭示天下而謂其
僚嵩曰子宜敘夫所以刻茲編之意臣嵩謹拜稽言
曰 皇上茲舉也而衆善具焉正祀一也原統二也
納誨三也佛氏之説乖義斁倫誑惑民志夫正祀則
異教屏矣羲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居君師之位出
治教以行道於上周公孔子雖無其位而有其德制
禮述經以明道於下聖聖相承繼天立極實啓道統

之傳此萬世帝王之師也夫原統則聖學明矣山嶽集土壤以成其高河海得衆流以助其大明王藉賢正以弘其德昔高宗於傅說期之以啓心沃心喻之以鹽梅舟楫夫納誨則衆善達矣夫是舉也三代而下吾未聞矣嗟夫非大聖人其孰能與於斯此天所以開億萬載太平之休豈偶然之故哉夫摹天地繪日月則難爲工　皇上聖德峻功宏謨盛製詎可以言詞殫述茲紀也特　文華之一事耳而下士之臣誦丕煥之文仰惟皇皇極其有不遵義迪德復性合中者乎臣無似願與臣庶共勉之茲固臣時所以刻

玆編之意也

贈石潭汪先生序

石潭先生旣謝事居蘭坂之上境號殊絶兩溪環流奇峰萬疊烟靄蒼翠恍與世隔良田平野魚稻蔬果無求于外而足予往歲北歸自上饒趨弋陽捨舟問道所由以候公時日將晡山行三十里深阻蒙翳稍近聞溪流淵湃洶號萬木間涉溪尋徑以抵公之廬秉燭促席語如夢寐翌日周覽溪上還坐層碧之樓公指山雲語予曰子知夫雲乎始觸石冐嶺才膚寸者耳稍洩洩然蓬蓬然其興漸增其層見溢出輪囷

與積瀰漫泐鬱隱見諸峰間積已倏散或散而復積境列萬變而吾得靜觀焉蓋樓之勝於是爲最故以層碧名焉蒿起愀然曰公誠樂乎此乎夫君子遭世之理奮庸熙績使君受其盛德澤加于當時名聲流于無窮是故臯唐虞於上世思戢夏於中古許身稷契邁迹房杜斯哲人之會歟志士之休烈也其或遇合乖於幾微常變形於造次江湖懷魏闕之憂平居興漆室之歎則有撫景不怡甞食忘味者矣若夫茹芝商巖洗耳潁濱麋鹿之與處猨狖之與居置理亂於弗聞託高間以自佚韓子所謂獨善自養不憂天

下者之所安也豈世所望於公抑公所自待者哉公嘿不應於是予來京師二年矣聞公攝養益完闢罕盃固縉紳大夫道境上有欲造者往往以疾辭雖親識罕得見其面仲氏少宰公築第邑之西谿歲時往來山中相對觴咏賞析為樂于方恨一公之遠奉教之無期也為造雲山之歌以寄予仰止之思因季氏侍讀君有之歸而獻焉以為公壽歌曰萬壑兮千峰死天臺兮崆峒彼幽巖兮芳桂蔭白石兮長松山中兮何有白雲兮日霏霏以承靄兮冀葯房兮薜荔為牖我處我遊兮樂且無咎雲出兮英英矯游龍兮上

低雲歸兮何所忽聞寂兮山之岵囂鵲萬兮何心我
瀟我吟兮我道與伍嗟山人兮列僊佩明月兮實冠
騎玄鶴兮下上斸松苓兮永年群龍兮滿朝威鳳兮
大路蹇胡爲兮山中獨淹留兮遲暮攀雙桂兮瓊枝
望雲山兮孰知我思

贈大宗伯夏公序

今天子以上聖之資稽古崇禮圖惟治功期登斯
世於三五而猶以知人得賢爲務之先公卿而下或
謀猷政治或正定禮樂或賡歌風化皆得膺遴衮黼
親承詔諭其有奇才瓌行足當大任者必簡在　淵

褒既久而親試其然然後起用以觀厥成若今大宗伯桂洲先生夏公其一也公始起官給事中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辨忠邪抑僥倖糾弊慝軍國大政獻替爲多巋然諫垣之望然未有以表異也會建議親蠶及郊廟諸禮一日　天子召見便殿賜敕若曰爾自居言官多所建白皆爲國爲民甚有裨益而耕蠶一事又見所以爲朝廷廣思忠愛之心朕特嘉爾忠賜四品服色降勑褒諭於是在廷之臣莫不動色悚嘆以謂　上簡注於公者久矣自是親寵日隆未幾擢侍讀學士仍掌諫垣又特賜金犀束帶未幾陞少詹

尋召入翰林爲學士未幾進貳禮部遂正位宗伯未及期年超進六列晉錫便蕃寵絶倫類觀公所遇合豈非明良相遇千載一時哉嘗感於古君臣之際矣雖有興理願治之君而不得其臣德業無自而弘雖有懷奇抱傑之賢而不遇其君謀謨無自而著夫莘野膺三聘之勤板築副旁求之望不可尚已後世若唐太宗馬周一見歡若魚水言聽諫行顯爵美秩畀之無所惜宋哲宗拜蘇軾翰林學士賜對衣金帶夜召禁中嘆曰奇才使二臣者不遇二帝亦坎壈轗旅沈鬱庶僚耳然周以常何之薦軾以神考之知若

公者非有因緣憑藉之資崛起恒列躋于大僚茲實
惟　聖天子知人則哲之明遠追古帝王而非後世
之君所能及也嵩憶公始釋褐時嘗召試館職有司
者偶失選掄當時論者深致夫遺珠之嘆詎知夫材
鉅者用宏積厚者發駿天之成就英賢固自有在耶
公方爲霖爲礪攄堯舜君民之志匹休古名臣之業
以贊翊我　聖天子中興之盛治所謂馬周之奏疏
蘇軾之文章蓋不足爲公道矣而遇合之奇適有相
類者故于特備論之以諗諸吾黨之士相與慶公之
有遭而觀其成焉

送丘潮州序

潮爲州在南海萬里外限以五嶺隔以重溟鳥道蔽日鯨波浴天島夷卉服言語莫辯前代仕者恒弗樂至其地韓文公至其地人始知書則去中國遠且陋故然矣　明宅有天下環海内外視同戶闥置吏分治其守長鈌率簡廷紳有文行材諝者往践其任擁傳褰帷崇顯威重與内郡埒潮之士覩藝上國射策決科召居金馬石渠之署彬彬然與國士偕焉夫其生窮海之崖革擴陋之習興文儒之教非皇化遠被耶化之所被雖草木頑類飛走異彙罔不咸若今之

惡溪有冥頑不靈為民害如鱷者乎異時鱷雖冥頑不靈為民害韓公文而驅之鱷輙避徙去異類猶爾矧今士皆知學文教蔚興時乎然則潮之俗易諭其民易格其為令易行化易洽可知也禮部員外郎丘君主靜擢守潮州君之去也無昔人不樂至之嘆奉宣　天子德意治教斯民吾知其易易然矣予聞潮之東有山焉韓公嘗登覽植木其上邦人因稱其山為韓山木為韓木景仰嚴祀有宅有祠君子流風遺澤為世所慕如此主靜其尚徃而求之哉

送翁少參序

德與衡其進也必有漸乎王者制用賢之典布內外百執事以分理天下之務掄材計考小大承序摩以歲月使其人安乎其卑而須之以久觀乎其成而無覬乎其速涵濡培殖以粹其德也更嘗練習以達其材也砥礪濯磨以潔其操也三者君子所以漸於進也易漸之諸爻皆取象於鴻夫鴻之爲物時至而群序自下而磐而逵有漸進之義焉今夫木之始生也拱把尋丈耳其既盛也鼓之以雨風飽之以霜雪厚之以土壤挺然勁蔚然喬矣其久也横潤絕谿干雲霄而蔽日月矣無他進有漸也君子蓄德居善以馴

致崇顯何以異於是翁君進吉起家蜀瀘觀擧於京師銓授得吏部司務君低徊其間餘七年稍遷祠部員外郎進主客郎中又三年擢拜廣東布政參議於是去下而即崇矣其寮寀榮之相率請於大宗伯李公屬予言以為行贈予知君質厚不浮敦朴有稱譽職治事循循然安之所謂須人而不失其漸者歟往哉無亦惟是令德之是圖無為擬儀大路作棟明堂吾於子乎觀之矣

贈李宗介序

宗介將之泰安之任今大宗伯厚菴公其伯兄也公

[illegible]曰士益仕得五品秩爲大夫出守方州不已寒
乎饑寒疾痛下有欲也於我乎求遂傳牒期會上有
委也於我乎責成不已難乎夫履寵思辱居難思危
子如何而可宗介懇以請曰願有教也他日公語諸
嵩曰吾第猶介人也少從吾學日坐一室執冊而謳
思顓顓焉疾風寘雨之弗知也非其人不妄與之交
性所不合不與之言吾思其不諳於政也嵩曰夫猶
孔子之所取也宗介誠猶於守官也公無患耳矣夫
人之性各有所受也尚大者喜功其智足以集務其
弊也或放而不制惡通者明飾其執足以矯俗其弊

也或隘而少容均之非中也然君子曰與其放也寧隘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夫不爲者有所執也狷然後能執夫苟有執矣必能決擇於是非取與之間不爲物屈不爲利汲將於道幾矣而奚有於從政哉雖然吾有以告宗介詩有之曰中伯之德柔惠且直宗伯公明德令聞含和挺直粹然中正而天下儀焉宗介其亦歸而求之哉凡與宗介遊者皆公之門人及禮部之屬也各賦詩餞之嵩承公命序之

送僉事李君序

李君宗周將之四川按察之任人或曰語有之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俎以代之夫俎豆軍旅異習州邑蠻貊異觀禮樂政刑異施今之按察冠惠文衣繡秉傳按行所部察究抑糾貪墨其官刑官也李君邃嫺乎春官之署耳熟典章目習儀數偷豎周旋優柔平中行不矯厲言無枝蔓一旦操吏案與珥筆者伍責以獄訟之事無乃異乎予曰不然也夫禮與刑其異體同用也經緯品節整齊民志是之謂禮束縛交制禁戢姦慝是之謂刑昔者聖王防民之欲爲禮以制之爲之宮室車輿之居有等爲之衣裳組綬之服

有式爲之尊卑爵之器有度有朝覲聘問射御師田之典有冠婚喪祭之儀使民習而行之不敢踰移冒僭遂其非分之爲其久也遷善遠罪被教成俗而忠信仁義興焉自夫禮廢而後民蕩民蕩而後日陷於刑辟而莫之禁由是不得已而用刑焉故禮者止其未萌者也刑者禁其已萌者也異體而同用也夫禮樂之教四達而天下治今　天子稽古崇化超然遠覽三代聖王之制與舉曠墜釐正訛謬條析儀注粲然大備傳曰禮樂百年而興首其任茲歟海內蒸德仁義忠順之行興政簡刑措之治致吾於堯舜之

行觀之矣

贈王子儀序

洞庭山在震澤中氣狀淑特涵浸曉鬱爲吳奧區少傳守溪公以名德大老實居其間高風峻節震耀海內

天子特遣大行人持詔即山中之廬致存問焉欲起而授之政公曰吾老矣不可以復冒寵祿屣脫世故惟與沙禽野老追逐於雲月之間嗚呼其誠樂於此山者耶君子進則坐於廟堂得君行志致理於天下退則處丘壑著書明道以覺來世公在正德初入筦機務值權姦柄國奉身而退蓋歸十有餘年曰

惟勘書著文精與演迤極作者之趣而止則公雖未竟其彌綸之業而陳義作則卓爾大雅振起斯文之衰非來學之幸耶世之學士大夫思考德問業庶幾一造公之堂而湖山夐僻渺不可即則往往幸見其嗣人詢公之起居時問訊以致夫仰止之私故子儀之官南都也人之愛之者有加焉子儀公之仲子也以蔭補南京督府都事靜慎而和巽恭而執禮被服無華章人之愛之又以其能子也故其以三載考績而歸也衆相與謀繪圖賦詩侈其稱觴之慶而嵩逸書所以為公壽以敘之俾歸而獻焉賦者八人其

[illegible]者五皆公之門人也其三人同里云

贈胡用甫序

祿與位世所慕以爲榮者也父母以是望其子子之欲孝者以謂非是無以慰悅其父母之心讀書爲學纂言爲文凡以爲仕祿之具而已是故雖有賢者不能以自振也昔者七十子之學於孔子也其得以孝稱者曰曾子閔子而已曾子弊衣而耕于魯之野閔子辭季氏之宰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夫二子者未聞其祿仕也學於聖門德成爲大賢名在萬世其所以爲孝者如是耳矣今世之士不務曾閔

之學必謂祿仕爲足致孝其親則是今之士之孝其親顧獨優於曾閔者邪盧陵胡用甫氏始舉于鄉既而連舉進士不第來南雍學于後渠崔子之門崔子者文學論議高一世罕所許可獨心偉用甫語與終日用甫嘗學於西泉劉子爲古文詞簡健有法又嘗學于陽明王子習其說而宗之夫學以適道則不蔽取正於君子則是非不謬德以調之藝以祿之祿與位雖未至其得爲用甫用病耶用甫間來語予曰二親年並六十羈業于茲不能有所順適其志若欲得予文爲壽者予故以是說張之書以壽翁孺人且諗

又曰無徒棨役而易此也

贈嚴明府序

予聞令之最吏也曰其賦集也其訟理也其役均也其豪右戢而善良者植也賦之弗集訟之弗理役之弗均豪右肆而善良者弗植斯誠曠其職宜殿且罰賦集而已矣訟理而已矣役均而已矣奸戢暴禁而已矣亦吏之常耳不足道也昔者君子之論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夫仁義塞其中忠敬廉讓出於躬而孚乎其人所謂行與德也可尊者也師辨樂祝史辨祀吏辨文法所謂藝與事也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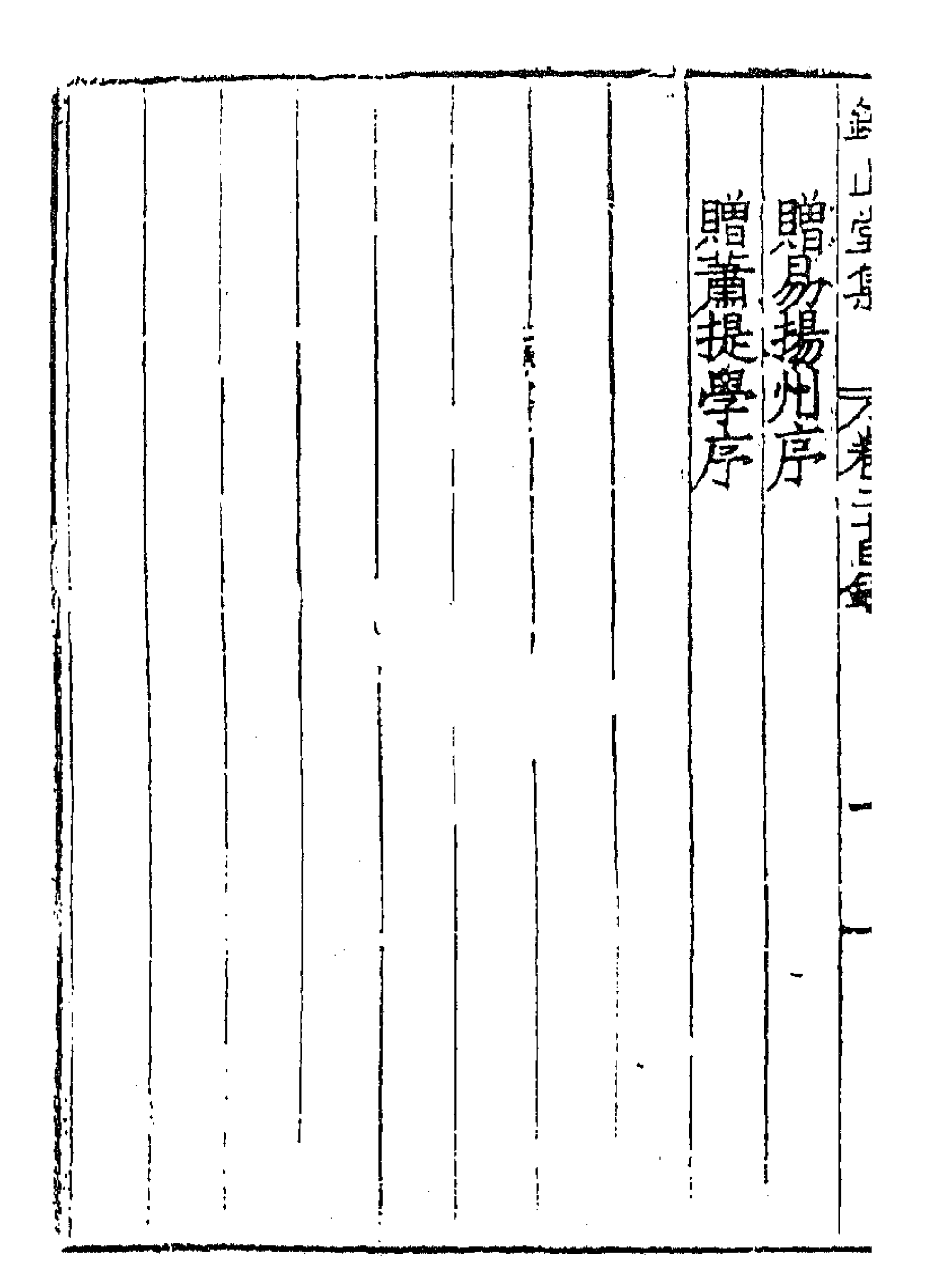
後者也先王之世右賢左能其始也考行于里其舉而授之位也則公卿庶士皆得其才後世科目取士之制興而國論不及乎里巷之實士之進者類以淺薄浮蔓之文而其試吏也又嘗出其辨智敏給之才皆足以取譽故雖有好修之賢而才與藝或詘則世稱之者亦少焉嚴君季祥歸安人也數舉進士不利乃就常格得一令補吾邑君之爲邑四年矣集賦理訟均役戢暴不遺餘力校其能固不盡出世吏下也然君子所稱異於是曰君操志謹潔自其窮時物無苟取無飾行無詖詞其爲仕也約其身以及其妻子

不敢慊其意之欲爲毋飯脫粟安之嗟夫其所謂行成而好修有里巷之實者耶君將奏績於　朝子故著是說以張之俟夫司隊明者擇焉

鈐山堂集卷第十九

鈐山堂集卷第二十目録

序



鈐山堂集卷第二十

序

贈太子太保元輔李公序

海之大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天下之水至自江淮河漢譬若輸約然方其破岸塹辟封邑排沙石委折而東下亦不知其幾千萬里也江之水不與淮謀河之水不與漢謀輸約於海若同心然是故有容莫如海今夫大雅宏達之君子蓄德積望登庸廟朝爲天子之相環天下士奔走王國何啻江淮河漢然其輸約於天子之相也各以其道至智者以謀勇者以功璨

藻者以文忠樸者以德而皆天下之才也苟有以興之將不勝其至而相道愈光是故是然廟堂不動聲色士無賢不肖樂出其門下武夫縣人亦莫不想聞其風采覩之爲快而天子實倚以爲安此其樹風聲而布德澤也豈不遠哉嘉靖十一年 天子虛内閣之位久難其選中外之士相與議曰必序菴李公其人已而 上出手勅果柄用李公公上則相與賀曰是所謂休休有容者非耶公上起翰林爲編脩已頎然有公輔之望及歷侍讀諭德學士歷二十餘年乃晉貳禮部遂正位宗伯當 聖天子禮樂維新之日贊襄

大議惇典正祀　上每有密諭覲灑　宸翰稠疊
宗伯而不名特賜玉帶[illegible]章　璽書褒諭今晉秩宮
保眷遇益隆而公謙慎抑畏常如一日未始少易其
素平居無疾言遽色掩覆人過推引後進樂善如不
及以故搢紳之士覿德誠服者不謀而同詞焉昔之
論相道者必以薦揚善類集衆思廣忠益爲賢然則
光輔太平鼎諧　中興之治公其果尉於士大夫之
望哉公河間任丘人也其地實在瀛海之間嵩嘗以
謂雄波鉅浸吞吐匯積鍾美孕粹必有異人者出焉
觀於公偉度弘量其信然矣河間之仕子　朝者謀

屬言於嵩以爲公賀嵩昔在禮部獲辱寮寀涵沐淵懿竊自謂知公之深而識其大者故借海爲喻

送戶部尚書秦公序

禹宅百揆皐陶爲士夷夔典禮樂垂共工益掌山澤聖人之於國也用當其才而已矣夫舜之時賢才豈可勝用哉然選於衆以爲是數職者非禹皐陶夷夔垂益不可也而禹皐陶夷夔垂益者卒守其職而名後世然禹皐陶夷夔垂益之才豈顧偏長於是哉惟上所用試而輒效故賢才之名世也甚周於用而已矣嘉靖改元之初　天子遴柬名德以補厥位一時

諸賢薦進論者欣欣然謂有虞廷之風焉于時錫山秦公自都御史巡撫湖南召爲戶部侍郎公始舉進士爲戶部屬即有名而久於其政其來戶侍也其尚書爲孫公事多咨公以行今年二月拜爲南京大宗伯其秋八月改大司馬奉勑參贊機務閱兩月竟召爲大司徒蓋公之才無所不能而司徒之任必授之不釋者詢謀僉同歷試既效之意也今天下大政寄六部司徒掌邦計財賦調度金穀出入緒錯務殷其任爲難比歲不登財匱而經費不給尤難也然則調劑營度使公私給足而民賦可經官用有節而侈濫

以革非公其誰賴哉夫器隆然大者所受必弘山嶽之崇鉅也出雲雨而被四海公充養有道其德粹然謀謨經畧民物陰受其福而不自以為功所謂藝周於用治職而名後世以匹休古大臣君子之事者嵩不佞竊以是望公於其行也同留務魏國徐公保定侯梁公來屬贈言遂書以為贈

贈大宗伯月湖楊公序

政與學有二乎哉儒者明於仁義禮樂通乎古今治亂之理以至損益廢置始終緩急之宜無不知之其處一室而慮周乎四海九州之遠其出而效用小者

盡百司之務大之首丞弼之任無所施而不可何則其為道也兼乎實用而非空言其為事也達乎至理而非文具後世論政者乃或不本於學而志道者或不及於事蓋有繩趨尺步為謹嚴棲谷隱為高辨文析義為與聞試之政或迂僻固滯而莫能通至若應時達務剸繁理劇者問之大道則又忽焉不加之意而政與學二矣豈不重可歎哉大宗伯月湖先生楊公蚤有志乎斯道其學以伊洛考亭為宗而潛心當世之務凡民隱吏治兵政賦役以至星曆算數之微莫不論著商確條理粲然要其所自得者深矣考公

仕宦所履歷在諫垣劇切時政凡所建白關涉大計歷卿寺進貳禮部皆居南都號簡逸而嘗兼攝工刑之政即究意殫力若真爲之迎刃發硎人輒稱善尹京府時利病罷行倖私屏息皆前尹所未爲者蓋公之學斂而愈章施而不窒明體以達用者乎然嵩嘗以謂有司之務凡有材智幹局者皆能之至於文章言議推理明法援古據義於以決疑定是論道弘化者非儒學之臣不能也若公則真其人矣公平生論治以君德成就必講學親賢爲要前後章疏屢屢言之　今天子進學之初取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擬進

坰野叢爲節畧上之使進而居密勿從容之地以忠輔德裨益不少惜公既老而歸矣古之君子負堯舜君民之志者不必其道之果行其退而寓諸著述以明斯道於來世使推考其蹟而行之其所及者尤遠則公之用所未究者其有待於此乎公行矣南都之公卿自居守之長至百執事悵悵然以儒者之去爲惜所謂疑孰與質政孰與諮而處考德問業之士孰與依歸矧耆也鄉後進尤不能釋於情者故敬以是贈焉於乎公其何以教之哉

贈大宗伯張公之任南京序

荆與岳跨漢之南為州環表而流匯炳靈毓秀而元夫鉅人出焉有若文定楊公居鼎鉉典密務有若文僖黎公登廷尉位宗伯兩公相望後先文章德業輝炳一世乃後四十年則有今陽峯張公云公舉進士甲科讀書中秘既乃職太史拜宮諭學士揚英振翹文望蔚起　皇上緝熙聖學簡儒臣六人日侍講幄公忝其間公器貌端厚進趨雍雅數陳古訓明剴切　上每注聽焉冊立　皇太子妙選宮府庶僚公以侍郎學士兼詹事府少詹事隱然公輔之儀矣會南大宗伯缺員下廷推至再凡擬四人以上　上特

既援公益重其選也公與文定生同邑而髫齔游及受業文僖之門文僖固嘗以國士許之妻之以其孫女今之往也實踐文僖舊所居之位行且被召命入輔左右駸駸乎匹休文定之芳躅矣嗚呼惟楚有國固多賢也乎哉夫賢才之生也資以爲世用不獨爲其一鄉之重而已而自一鄉論之其風氣之感召師友之淵源容有不可誣者公往在詞林涵養有素見諸落沃論譔者彬彬乎其盛矣而施于有政寔自今始今兩京六曹並峙體勢惟均南京爲我 皇祖肇造之區品式章程具在有司百餘年來防禁滋弛禮

文百度諸司庶府求正而取㕣者惟公是望也公往哉出其素所閱歷諳練之餘若駕輕駟就康莊若執著蔡定衆志不但作式留都且為他日贊元經化之地矣嵩也獨縻于茲幸公之共寮寀獲數礪括羽之益為多而今則遠別以去能無介于懷哉故於九卿諸大夫之合餞以觴也特以是道公之行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言生有自也又曰維申及甫惟周之翰言出有為也

少司徒吳公考績序

處煩任重令修而政通民輯而邦理功之著也夫是

之謂才守道直己細矜而獨慎德立而譽光節之表也夫是之謂行才行備夫是之謂士然予觀夫士方年壯志銳意有所慕立名喜功之氣勝踔厲奮發以美才奇節自見世多有之歲月既移所慕者復能不自怠者鮮矣歷蹈禍難顛踣困躓始終不自悔者其尤鮮哉南京戶部右侍郎東湖吳公早有卓行舉進士即上書言民所利病已駕軺行輩既而歷郡邑陟藩臬副都臺出入兵戎錢穀之寄幾四十年前後抗疏論事無慮數十中間忤權閹得罪幾斃蓋今天下論舉難事處司有餘力者論特立果行禍變不懼者

必僉曰東湖公云公頃自湖南召入爲兵部侍郎數日而有南京之命或意公不能無少望且橐括臍噬將亦少懲矣然公無幾微見顏面勤勞治職弛張興革勇往直遂壯銳者所不及復條時政十二事上之蓋公果毅揭揭自樹性然也當其意所獨至即舉世非之不沮不回政暇則繙閱羣籍名賢緒論吏治條貫以至器物名數罔不究切口誦手抄積於案几此豈有所悔而息者乎夫論士者必原其志必徵其學必究其終志者衷之存也而誠難學者用之積也而不倦難誠不倦而後可終故終難即是而觀世固有

[illegible]詭烜赫可集事於一時而無建於永圖矯伉激
可徼譽於一時而不競於晚節者其視公何如也當
明聖渴賢之日衆望方期公益究厥施以謀謨廟堂
使天下陰受無智名無勇功之福亦公之志也而近
且累疏辭位茲以考績經謀歸卧則賢者出處衆人
固不能窺其際邪雖然公豈得終辭哉敬以是道公
之行

少司冦胡公赴　召序

昔漢文帝時張釋之爲廷尉有犯蹕盜環者帝欲重
其罪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又曰法如是足也帝

許之申屠嘉爲相大中大夫戲殿上則檄召困辱帝至遣使往謝丞相夫臣之執法也犯顏強諍而不爲咈君之從善也攺容巽志而不爲難是故臣主之名俱榮政令一朝廷尊而天下治後世尊君卑臣之分嚴而左右讒間之說勝夫分嚴則情志隔矣讒間之說勝則是非眩矣天子曰辟予曰勿辟由是辟焉[illegible]爲濫罰天子曰宥予曰弗宥由是宥焉則爲縱惡[illegible]是有逆耳之言有貌從之失而君臣之道多不克[illegible]嗚呼難哉嘉靖二年秋刑部尚書見素林公既去位上博采廷議以左都御史蓉溪金公爲尚書東[illegible]

丞公廣平胡公則遞遷爲左右侍郎胡公自南京刑部特召以入君子曰其民之望乎其國之榮乎其刑平乎其弟濫弗縱矣乎胡公往年爲都御史巡撫大同抗疏諫　武皇巡遊拒逆彬之邀饋被斥卧家士論韙之公性周練自始仕至今所治皆要劇有聲望而飾之以文濟之以遠度茲往也有餘力焉況當明天子聽言急治之朝諸君子同舟共濟之美則享有其榮而無其難也庶將見之乎

贈陸選之序

選之拜福建按察之命其寮諸君相率請予言以爲

贈予聞之贈者有所增益之謂也選之受易學於尊
翁憲副妙齡擢上第伯季騈列華要稱文章家予則
何能有所增益哉選之爲儀部二年當 聖天子稽
崇古制遂覽哲王廼議祀天禮地朝日夕月 皇后
始蠶于宮原徵建嬪御爲宗社長慮維時百禮叢建
古儀罔攸見尚書李公受 上密命宸翰日馳乎南
宮之署公討析疑義匯書詳定入贊大猷不遺餘力
而選之資分理厥務拱備書奏或受公意指或自出
創構簡故實據經制倉卒敢具事理粲然而詞誼剴
切敷奏惟允予叨部貳愧不能出一語爲助然則予曷

傳能有所增益哉雖然予亦安能已於言夫世所稱以謂難得者精明博洽敏贍之才既得之矣施於有政若健翮乘長風高屋建瓴水驅駟馬騁康莊恣所往而莫之禦也然君子之論屢歎夫才之難得又病夫時之難為夫強明矯拂直己而自遂奮不度時勢之宜其失也激婞婟脂韋便利而避害昧是非決擇之正其失也隨隨不足道也而激豈事之得哉誠得夫大雅明哲之君子相與同舟而濟庶幾協濟共之誼敦匪懈之忠不要譽而亢不枉道而同以登濟茲治君殆近之矣乃遽別以去予能無介然于懷耶序

以貽其行嗟乎選之何以處我

贈李運司序

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夫財者王者所恃以合天下之眾也周禮一書理財居其半聖人思理財之難故制爲法纖悉備密擇吏而慎守之故吏者天子所恃以守天下之法也吏不良則法廢而莫守法不守則財弊而莫理財莫理則天子不得享其利貴倖强右縱而蟠互牟欲其間非獨貴倖强右牟欲之隴畮川澤之賤夫皆能私其取予騁智擅力以恣其非望之欲甚則由是啓釁而貽害夫廢法爲治雖堯舜猶難之

後世主橫濫不經之費欲持此而幸天下之給足冀將能乎今之鹽課國用所需財政之大者也特置運司以領之其長曰使曰同知皆秩高而位寵常選諸吏有材諝勞績者表用之戶部郎中新城李君擢為兩浙運司同知君初為令為州守為揚州同知以入戶部前後皆有財政君皆優為之揚為兩淮運司所治君往居其間則其吏能否政利病修廢蓋習見飫聞之而騐於中久矣蓋今百司具有已成之法惟明習慎操之自足以致治況以君屢試既效之能蒞政其無難矣乎部寮諸君子來求予贈言故以是書之

贈易揚州序

四海九州之遠閭閻幽隱疾痛之情勢有所不得達於天子之庭天子以拊循安集寄之於刺史縣令刺史縣令於民近而易知也其情幽隱疾痛得於目易見也以易見之近告易知之事由是下之情得不蔽而上聞君之澤得不壅而下究雖有水旱凶荒之變而民不病故曰天子所與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今州縣之災甚矣淮之南北連數州之境亢旱淫潦夏秋相仍暴沴蕩靡杼柚蕭然流離僵死者屬於道藉使令省弗治守貽弗恤如吾民何易君之

守揚州也始至則親以身當風炎日熯之毒以祈禱羣祀浹旬當饋而歎方寢而不寐又已責弛禁抑價平糴列狀書奏　天子於是有寬蘇之詔有賑濟之使夫菑沴堯湯之世所不能無也惟得人焉以求拯補之術則民恃無患雖飢且瘠而不至盡委溝壑而今世吏其漠然者固無足責幸知其急而欲拯之者其力與才又不足以集事如揚君者既不忽於民而力又有餘則為之民者庶幾其有賴乎初君將之官尚寳卿鄭公屬嵩為贈言諾焉而未有復也及是揚之士以君治狀來告則以是為贈庶幾以慰君之志

而相其勤焉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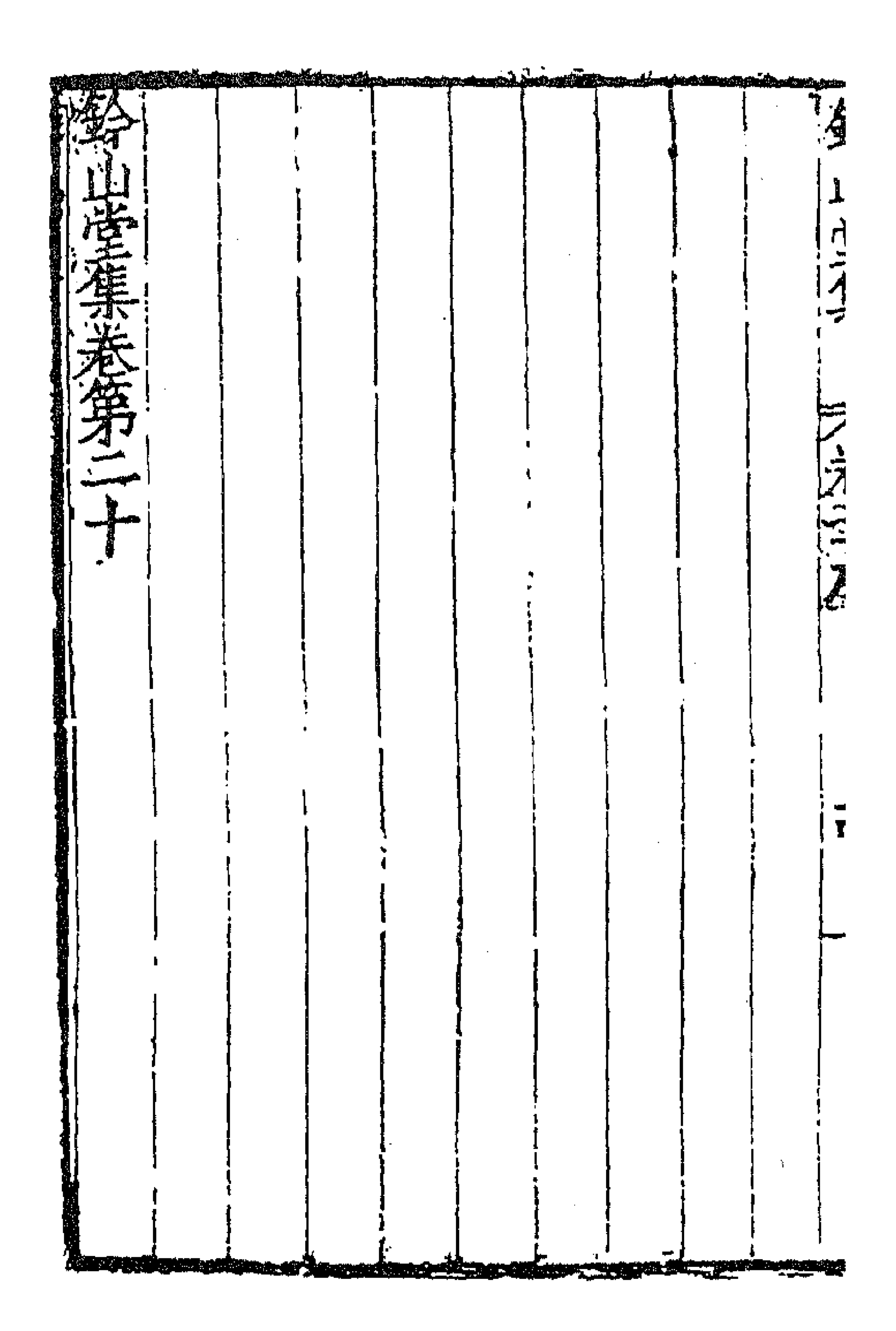
贈蕭提學序

人才風俗之未盡復古也其有由乎古之教也以德今之教也以法以德者其本在躬行入於人者漸而須其遲久之功以法者其要在禁制吏不得久其職而責效於欲速古之人自幼至長未嘗去於學也詩書六藝之文祭祀鄉射讀法之儀春秋合樂攷藝選言之政以至論獄出兵授捷之法教之之術無所不具也磨揉遷革使易其志而卒歸於善自其動作容息身心性情之始而化民成俗常必繇之其究也公

鄉士庶皆得其才仁讓孝悌忠篤之風興於家而行
於鄉邑於乎是豈一朝一夕之致哉後世學校之設
自國都以至郡邑聚徒而教之擇吏以司訓勑品式
法意猶夫古也而士所習者文焉已矣有司者操尺
寸以臨之視其藝之工拙功力之勤惰評騭而勸懲
之已矣其所以長育成就之實則非古也蕭君子雖
之督學南畿也數爲子道陳克菴戴恭簡之賢二公
者嘗以御史督學於斯者也陳公動則古人力變故
習以身爲教令諸生讀小學習冠婚祭儀後遷副使
提學河南戴公考校以文藝占器識有請謁者遜不

色拒而終一無所撓後遷副使提學陝西二公敭歷中外稱爲名臣而學政尤著跡其所爲先德義而後文詞先化導而後防督皆世所不暇爲者於是知蕭君善自擇而慕焉者也君之擢河南也仍以副使督學又適與二公類夫君子之尚友也苟擇其善而師焉無不至也況又進焉吾安知其所先後哉抑吾聞後世之吏得行其志者難也繇其所操以爲評隲繫勸之具者不得不任乎法[illegible]人之責乎已者備舉法而繩之不幸一不當其意則怨且讟隨之況起而撓之矣非篤信不惑强立無懼者其不怠且沮[illegible]

猗歟盛哉弗忌弗沮尚文而須其成焉庶幾吾見復古之
盛矣



鈐山堂集卷第二十

鈐山堂集卷第二十一目錄

序

碑

序

袁州府志序

郡有志猶國有史也古者列國皆有史晉乘楚檮杌魯春秋是也後世作於朝廷者曰史於四方者曰志明興四方之志蓋爛然矣法雖與史異而疆域見焉土風物產著焉創建詳焉食貨兵防祠祀政教寓焉名臣哲士貞媛之風美列焉而後之曰史者所采録又多於此焉據則志於四方固亦史也袁爲江右大郡政賦視古侯國所出才賢文學忠節行誼之士

炳靈毓秀彬彬所萃法宜有志故有志譌舛闕誤覽者病之歲壬申嵩叢蘅鈴山太守姚侯惟寧以書來屬輯志謝不敏不獲於是稽郡乘觀星野擴摭子史傳記之說網羅金石之文旁聽博聞山氓故老之談以輔益其事以為志是故首之圖境土別矣次之表沿革識矣次之創建食貨諸目官政具矣次之名宦人物觀法者可考矣又次之文藝古今之制作備矣既成而諦觀焉復自恧曰是惡足謂志夫志繁則複簡則遺紊則失序昧則弗章衒文采則罔實溢美則近諛徇情則曲任己則愚一有于是則弗公弗公則

無以示遠而垂戒夫惟不繁於辭而其事備也不濫於序而其統正也不侈於文而其體質也不牽浮議不怵貴勢不比親暱而予奪公其守嚴也書其美則惡者戒書其得則失者彰而勸戒之義昭也夫若是者志之善歟史之義歟雖然予何能焉竊欲勉焉耳矣志凡卷十四目四十有一姚侯倡之未幾去今守徐侯宗獻卒成之振一郡墜典使文獻足徵二侯之功寔爲大協賛其成者郡貳守黄君信通判毛君鵬錢君士宜而與予同事者郡學生歐陽誠云

雲臺編序

孔子言夏殷之禮有杞宋不足徵之歎吾袁為州僻在江介波頹澄複代有文賢昔在李唐藝文特盛若都官郎中鄭谷摛藻鑄詞見推當時其詩散見各帙每得一篇咸可膾炙獨世罕全集郡中無傳稽古者每為之浩歎相傳州南仰山有都官書堂遺址乃予攀磴踐棘往尋之不可復識徒見泉聲巒彩悄愴幽邃殆非人間意其時謳吟嘯歌斯境有助歟夫詩之道難言矣非天景勝奇無以發靈智非功力深到無以造微臏乎讀都官之作精刻洗鍊時有月露煙雲之思永夜靜吟至謂得句勝於得官則其平生殫力

於斯可謂勤矣世之士落筆出語未得古人一字而遽已訾病之豈可乎哉此集予往得之吳中故少傅王文恪公公本錄自 秘閣予假以歸手自讐校正其譌缺三之一刻之庶幾以補是州文獻之闕遺云耳

嬰童百問序

嬰童百問十卷今柱國少保太宰許公疏進于 朝制下禮部爰加校正鋟諸梓以傳云原夫醫之道三墳五典厥惟濫觴素問靈樞繇斯論著祕啟造化德濟含靈法天德以好生本神道而設教上古聖人所

創立傳流邈乎遐哉雖可尚已自茲以還民鮮樸
六慾干於時沴百邪伐其天和所貴仁哲洪興廼克
漸次數治在商則尹製湯液以開識藥性在秦則和
論六氣以彔兩變動下歷漢晉唐宋嚅囁味餘著為
方論如金匱鈎玄如蘭室秘藏如靈苑秘錄簡帙繁
浩無慮數十百家獨念嬰兒脉證內經不載其說僅
自中古巫妨氏著顱顖經以占壽夭歷世相授醫訣
斯興則又散漫難考檢閱彌艱或有證無論窮究病
根或有論無方奚從質据矧夫嬰兒腸胃嬌脆胎氣
稟受時令寒暑燥濕不齊病不能言疑似莫辨醫之

詩淪豈不倍見其難哉許公自爲翰林編修時得此書既以識其考據議論精密周詳有足以補岐黃之所未發翊贊調之所未至蓋注心於是久矣顧當
聖明御極體天地日生之仁憫生靈札瘥之患昨者疫氣流行致厪 宸慮手檢方書親加劑量以救藥生靈而公首以是編納忠上進蓋所以仰體 聖衷擴施元化衛民命而壽國脉此大臣君子之事也綸音嘉答特賜布諸天下斯世斯民獲是書之全活其嬰幼俾免天閼豈非幸哉公河南靈寶人也父子兄弟並位卿保玄成篤世德之懿公著茄家聲之美流

澤延休厥有攸自識者謂公仁厚惻怛根諸心而欲推以及物亦其一端云爾故表而序之

雲臺編後序

予始得都官雲臺編手録刻之不獨重其詩也重夫鄉之先賢以為若一蓺名于世者猶表見之不忍使其泯滅不聞況夫有大勲德節義者乎及在 秘閣閱所藏宜春志集有董宗說撰雲臺編後序其論都官當僖宗時獨能知足不辱韜晦里閭全去就始終之大節異於其時貪得躁進者而祠公無擇表其墓圖像配于韓公之祠則其行之可賢又如此而世徒

以詩目都官豈知言者哉夫誦其詩而不知其人可乎此孟子有尚論其世之歎也予故并錄宗說之文無擇之表刻附茲集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後之君子當有同予之情者

代祀贈言錄序

異時朝廷之士有銜命于外者則其同好必相與飲餞賦詩道揚諭慰勤勉篤厚若古烝民崧高之流所以宣其勞相其職美其去祝其還也劉公爲符卿當今　天子踐祚受詔往勤祀事于江漢之南于時公卿大臣館閣曹署之彥咸歌之夫雲龍協運昭利見

之機茅茹彙征俊同升之慶驥騑儀服原隰增輝則抒授簡之情聯穆如之頌不當然也歟　國家歷世游豐芟及近歲崇極而圮　明聖嗣起清廓氛曀登纁于休明海內拭目觀風承德觀夫麟鳳遊於省臺纁帛交乎巖穹廊非休否爲泰之時乎夫常變靡形剝復相代寒暑起於溫旭微霜至於堅氷是編所紀渢渢乎治世之音也然考世道升降賢才盈縮士氣興沮人事離合則欣慨係之矣後之覽者寧不有感於斯

周氏族譜序

維周氏居分寧世有譜五世貞溪翁創之七世肯[illegible]
翁重修之南山來軒兩都憲公又繼修之而今大司
寇泉坡公實會粹而大成焉爰自岳守世傑子曰文
勝叅謀帥幕留居分寧是為一世者本始也自世傑
而下載以昭穆聯以字行繫以生卒年月著以仕隱
履歷迨今十有三世區分昈列明系序也錄封贈之
誥勑論祭之文侈國恩也錄誌狀表碣傳贊名鉅之
作紀先德也惇善作則垂訓後昆作正家之規凡十
有二條示範守也而譜之法備矣公自佐藩長臬恒
以此帙自隨既而入拜卿正職典邦憲簿牒之所省

决章疏之所敷奏盤錯糺紛固有窜逸乃克以其餘力從事毫翰以迄成茲編其爲志不亦勤矣哉然予觀之周氏厥先雖代有聞人詩禮繼承科第相望而儁睿之祥迺始大發於泉坡公登踐入座碩大顯融蓋前所未有者矣古者卿大夫紀德昭世於國則太史有世家之籍私於家可無譜而譜之輯公能不獨任其責哉大臣進則爲國陳立綱紀秉執文法以乂安宗社退則居鄉黨訓飭來裔以倡導俗化公近者以陳謝奉　旨得歸其鄉其子弟後進得公之歸瞻其言議視其行履而有所觀法以興起于孝忠敬讓

之俗他曰　聖天子特召公起而膺天下之重寧不自其成教於家者而推之哉譜成公謂高使弁以言故爲之序

龔氏譜序

夫譜辨世次序昭穆紀先德尊祖合族疏戚不紊燕祭以時喜慶而憂弔尚讓興睦而家政行焉故譜不徒作也安溪今龔君東夫其家吉水之南白沙龔坊世有譜久且壞君曰所貴乎家者善有繼也教有率也忘善澤斯墜矣湮教衆斯乖矣匱而先辱乖而習移我儀圖之以訓我有家庸非吾之責乎於是始作

斯譜君昔以歲年舉鄉薦業修而志銳期邁徃旨樹
然屢試于春官弗利卷其瓌奇僅試一邑今既倦且
歸矣其志乃勤勤於斯舉孔子曰是亦爲政嗚呼觀
於其家而昔之爲邑可知矣世之君子必有悲君之
立志者矣

碑

嚴州夏公祠堂碑

嚴郡治之東有堂焉曰夏公之祠夏公諱鼎字汝梅
廣信貴溪人也弘治丙辰進士筮仕爲嚴州府推官
去殁且四十年矣州民思之築祠以祀公祠成浙憲

長孝吳公蠡祥縣二呉侯世寧書來屬高請書其事于
石曰嚴爲郡當歙睦之衝民訟滋甚治滋亟公入其疆
省方觀風則慨然曰民固悍而俚哉夫民譎則難御
惟悍近直惟俚近朴可導矣吾聞刑以弼教然教亦
可省刑乃務爲躬行以德先之條具約束開示禍福
凡其俗之暴偷險修爲訟萌者過之稍知畏法者慰
撫之悍頑者亦不即加法必使退而思之至不得已
而後寘于刑至死刑則惻怛哀矜達于面目曰吾求
生汝而不得也每兩造具備片言質成徒訟之夫望
公之色縮舌汗慄不能出詞或有赴郡之庭中道而

反者旁郡民求直於上官輒云欲得夏推官夏推官云嗟乎獄者民之命也衡鏡稍失死生懸殊是故聽訟爲難然夫子曰必也使無訟乎若夏公者既優於聽斷而尤務化導其民以正其源庶幾廩廩德義君子之風矣嵩晚進不及望公之履約然嘗聞公姿貌魁特其文學蔚贍可以職侍從遇事風發言議侃直可以司諫諍彌綸經濟之略可以需公輔而官止一州牧年下壽以卒厥用弗究君子惜之雖然儲休委祉乃有今少傅公夙授庭訓清忠谹議贊 今天子禮樂之治茂建格天之勳光寵顯大震耀百世則公

亦何必身自爲之邪昔宋歐陽觀爲綿州推官嘗夜燭治官書爲死獄求生實生文忠公修爲有宋名臣少傅公起諫垣入翰苑至位政府文學論議履歷無不似文忠而隆遇過之若公治獄一事與綿州公又實同符語曰有陰德者後必大詎不其然世之爲吏者睎此可以勸矣公志古行方每與俗忤自嚴稍遷知臨清州惠政尤多尋以勞瘁卒官臨清之民亦祠公河堤之上蓋公所至德澤在民如此嵩不佞景贊休烈敬纒堅石而作迎享辭一章使郡人歌以祀公其辭曰

奠桂酒兮椒漿公儼若兮降斯堂宮師兮帝傅台右爲羣兮玄袞及黼皇贈兮奎章煥日月兮照下土治我民兮有德吁祈楊兮弛徽纆孰曰天道難諶兮觀公之後兮昌大有赫春山白雲兮桐江綠波昔衎遊兮憇以婆娑延竚兮有懷公弗我來兮傷如之何

定遠令唐君遺愛碑

唐君治定遠之三年而報政于 朝定之民瞿如愁如而皇皇如曰公歸不復也已則相與聯狀署名詣部使者乞留之弗得則相與捧土聚金而築生祀之祠則匍匐走留都乞予書其祠之碑而旅進毘于庭

皆黃首者艾之老予驚問狀曰吾儕小人足未履公府目不識都鬮今而越江濤冒霜露以來者凡以吾令君之德我也自令君之來吾邑也而士者興學農者力田訟者得所愬而平鰥寡者有養役均而勞者休征寬而供者省廢墜者舉流亡者復苞苴弗行悃愊無華要其心誠乎愛民者也惟其誠故所圖惟注措經久弘遠匪餙文以要譽條書利病抗言於上官必使無遺便乃已嗟乎令則去我而靡所依矣是故物代遷易非石無以紀馨采陳列非文無以揚吾闇之令君者公門下士也故敢有請焉予視其貌樸而

察其言信也然告之曰置吏以爲民食禄而勤事乃吏之常耳祠非所尚也且夫國有典憲課有殿最惟昭惟公其何庸兹曰祠也緊吾邑人之思爾矣他不敢知也蓋屢至而請益勤戶部正郎張子國紀則又相之以請嗟乎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觀于定遠之民非耶先民之言水也曰載舟亦覆[illegible]民猶水也撫之則恩恩則懷懷則去而思思悱之則[illegible]怨則讟讟則懼其去弗速也蓋昔者周人思召公[illegible]愛其樹而不忍傷其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去[illegible]猶愛矧曰其人或者謂賢聖遯迹教道陵夷民德不

絶徙理乃寧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碑而志之匪
直以慰定民之思嗣吏於斯者得所覽觀矣君名鍹
字子薦滇南晉寧人嘉靖丙戌進士今擢爲侍御史
其德業日進也乎未測其所至銘曰
邈彼日南粵古梁州篤産俊乂中土是述入對于廷
出宰饑縣臨濠之墟奕奕豈弟君寔爲之不亟不徐
民之所適君樂與遊召來于定民始閔閔弦誦闔稀
萊蕪四境作之飾之必牖其聰羅之闢之俾即于豐
道滌[illegible][illegible]滌休明易風民所痌隱若切其躬定人怙謳
莫厥攸處如賜得醒沃以時雨野積秔稻庭卧桁楊

三威協應五瑞凝祥民曰唐侯邦家之光豈弟君子
神介爾福進陟內臺　天子耳目民曰吁哉奪我父
母孰哺孰衣疇卹我後定邦棠棠斐作新宮協志貞
義不勸而同盜邑懷仁中牟紀異召國留棠峴山墮
淚懿德是好今古斯民刻文在石永世靡湮

旌表竇氏貞烈之碑

瑞州府通判姜榮仁甫之妻竇氏死節事聞　詔賜
碑旌門表之曰貞烈正德七年夏尚書禮部符下省
府太守鄺侯璠合部吏士耆民言曰自古貞媛烈婦
[illegible]史[illegible]今[illegible]尚書章奏所稱不

為盜汙死節者山西之郡多至三十二人瑞賊爛四
彌年攻剽淫暴甚獨實厲不可辱之節凜然儔伍間
豈怵威顧身比比然抑造次引決畢命草莽不幸不
為人知者或多也頼　天子神武殄殲群兇平亂既
成彰善斯舉而安侑弗飭其奚以激勸于后其度地
嚮義茷石屬辭史氏以稱　明詔褒寵節義之意於是
高安令翁素使來謁辭謹按實名壽惠京師崇文坊
人也嫁為仁甫妾仁甫以冬官主事出判興化尋致
瑞州華林賊乘間來攻瑞城仁甫方署事亟挈郡符
付諸實出集兵捍賊賊斧垣入實度不可復脫匿亟

潛賓符賊執之又執其子婦愬釋之獨執賓行高安民戚豹一父子亦在執賓語賊曰此人可遣還報諸官官必以多金來贖得金雖得我賊如其言賓耳語戚曰我不死者以郡符未丁也女愚言之[illegible]處無念我我即死矣至花塢卵[illegible]賊取求飲遂投井死賊相顧駭歎去六年五月十二日也明日仁甫求以歸面如生殯城南僧院今祠在瑞城東迎恩門內志而係之詩詩曰

皇降下民厥賦惟鈞嗟茲賓姬禀德淑靈蒸蒸在門好遺寡言爰侍君子守官來鈞鈞𧫴甞婚豨突豕[illegible]

[illegible]蔚林麓嘯呼戍羣乘閒竊發遁悔于垣氛焰翕張
載驅啓行仰天大呼有決盜匪詎敢愛死以汚犬羊
緊郡有符君子畀我符存閒貫我死其可盤盤者村
曰于花塢有洌彼泉寔我死所奮身一躍目不見水
爵豈匪卹義之是取如金出冶如玉全璞如彼松柏
挺然衆落古有二竇投崖而噴爰有彩鸞赴流以盡
烈烈竇姬匹之曷攻騎美載籍以昭于後惟柱史郡
伯抗疏自稽　天子亦惻制書煒煌表厥里宅迺相
城東作宇嚴嚴玄楹縣門有奕像瞻邦人至止享牲
是祀旨酒既湑籩豆維楚鼓鍾送尸款款歌舞　天

子萬年金湯四維邦之清寧人以完嬙爾有全女娟

娟秀眉闈閫不出莫識其思刻辭堅珉以載 帝德

以揚令芬以示民則

鈐山堂集卷第二十一